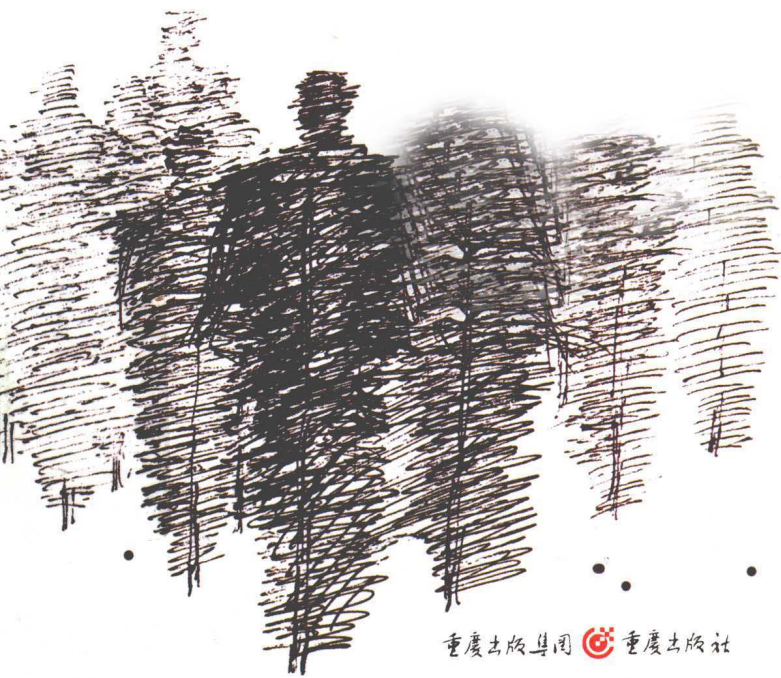


山民

SHANMIN

刘运勇 著

山民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民 / 刘运勇著. —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10
ISBN 978-7-229-02407-9

I. ①山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6143 号

山 民

SHANMIN

刘运勇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胡 琳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黄 杨 卢晓鸣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21.25 字数: 300 千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2407-9

定价: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 CONTENTS

- 1 火铺 / 1
- 2 翠妹子 / 6
- 3 背时主意 / 11
- 4 裸煨 / 16
- 5 医嘱 / 21
- 6 马文书 / 26
- 7 鼓 / 31
- 8 村民大会 / 36
- 9 争吵 / 41
- 10 荆草药 / 46
- 11 冉毛狗 / 51
- 12 县上 / 56
- 13 乡里 / 62
- 14 马文书 / 68
- 15 林业站 / 73
- 16 夜黑 / 77
- 17 后悔药 / 82
- 18 火铺会前 / 88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9 冉家火铺会 / 93 | 43 乡干部 / 219 |
| 20 黄家火铺会 / 98 | 44 常委会决定 / 224 |
| 21 黄云丽 / 103 | 45 乡干部续 / 230 |
| 22 游说 / 108 | 46 老林子 / 235 |
| 23 游说续 / 113 | 47 陆猎 / 240 |
| 24 游说再续 / 118 | 48 收干女 / 245 |
| 25 游说三续 / 123 | 49 摔岩 / 250 |
| 26 荆草药续 / 129 | 50 绝地救人 / 255 |
| 27 刨天麻 / 136 | 51 不准认错 / 259 |
| 28 刨天麻续 / 142 | 52 谴责 / 264 |
| 29 想吃烧白 / 147 | 53 夺鼓 / 269 |
| 30 惩罚 / 152 | 54 夺鼓续 / 273 |
| 31 互哄 / 157 | 55 夺鼓再续 / 278 |
| 32 卖嫁妆 / 162 | 56 悄悄话 / 283 |
| 33 翠妹子再续 / 167 | 57 花和尚 / 288 |
| 34 马文书再续 / 173 | 58 约定 / 293 |
| 35 不买 / 178 | 59 在坡上 / 298 |
| 36 吃胡喜 / 183 | 60 私奔 / 304 |
| 37 踩歌堂 / 188 | 61 书记视察 / 310 |
| 38 盘问 / 193 | 62 石梯 / 315 |
| 39 打逗凑 / 198 | 63 酒不醉 / 321 |
| 40 实话 / 204 | 64 进城 / 326 |
| 41 荆草药再续 / 209 | 65 公证 / 331 |
| 42 马文书三续 / 214 | |



火 铺

武陵山区冬季寒冷，白露过后，山民往往在堂屋背面，靠近板壁的地方，立起四根粗木柱，再铺上几块厚实的柏木板子，搭起一架火铺。在火铺中间，再拿青石条砌个火炉芯，又称火塘，燃烧劈柴或包谷芯，人客来往时，有个暖手烤脚的热和地方。火塘也用于炊事。他们把粗铁丝拴在横梁上，下端扭个铁钩儿，悬垂在火炉芯上方，需用时，挂起鼎罐或铫壶，炖汤熬药煮饭烧水，十分方便。火铺要烧到次年春分，桐子花开过了，天气回暖，才撤掉火铺，还原成宽敞明亮的堂屋。

黄荆村支书冉大成屋的火塘，由侄女冉明翠经佑，天天早晨都要点燃，预备乡村干部进寨办事。

这时，冉明翠弯下腰，莽粗粗的辫子像条蛇，盘在脑壳顶儿，单膝跪在火铺上。她先掏尽火塘的老灰，取了几块油松柴块，搭成圆锥形，中间留出空当，顺手抓来一把松针，塞进空当里，划了根火柴去引燃。火苗儿几闪几闪。松木块没有干透，松针燃完，火就涸了。她又拿起竹筒使劲吹火。吹一下，松毛亮几闪；再吹，再亮几闪，木块外层慢慢烘得干透，才砉然大作，火苗子烺着直往上蹿。

冉大成和婆娘黄玉花坐上火铺，一个掐毛烟，一个捻羊毛线，看着翠妹子费力地操作。

没有嫁人的山妹儿称妹子。

冉明翠长得团团脸儿，眉弯鼻挺，樱桃小口，一笑俩酒窝儿。深山出俊鸟。火苗子蹿起一映，那张白嫩细腻脸蛋儿，浓浓淡淡的，跟涂抹了一层红晕似的，

越发显得标致秀丽。冉大成心头一动，想起前几天，幺姐冉大秀来说的那个事：这种俏妹子，与其留在深山，拿跟山民占便宜，不如嫁跟乡干部当婆娘，跟乡里攀紧关系，发救济分烤烟指标，黄荆村会多得些好处。

冉大成没有当场答应。

黄玉花看到冉明翠吹得展劲，翘起的屁股都拉宽了，心头像遭她吹得火起，莫名其妙的，就惹起一个心思：这妹子长得熟了，怕是留不得，该嫁个人家，出去当家立户了噻。

她把这话悄悄说给冉大成听。

冉大成取了一张烟叶，撕成几块，重叠摆整齐，碎角角细筋筋放在中间，裹成一支烟卷。这种没有烘烤发酵的土烟叫做毛烟。他浓眉皱得紧巴巴的，口里却说：翠妹子的爸妈死得早么，想啥时候嫁，任随她，我们莫过早干涉。

黄玉花放下线锤，乐滋滋地说：蛮牛。

冉大成当过国有青峰林场伐木工，很魁梧，有股子蛮力，山民喊他冉蛮牛。

黄玉花又喜又惊：你还不晓得，幺姐昨天跟我说，要把翠妹子介绍跟乡里马文书。

马文书叫马知勇，是乡里唯一的大学生，干部和山民都喊他马大学，不晓得为啥子要来找山妹儿。

冉大成觑她一眼，裹好毛烟，在舌头上舔了舔，沾些口水黏紧了，说：做事，娃儿等你打毛衣来穿，我看过了冬，这毛衣才打得起的格！

黄玉花急忙提起线锤，双手合拢猛搓，把线锤车得风转，再放到地下，一络络往上面续羊毛。山里女人自纺线自织衣。她纺着，嘴里不停地吱喳：么个？老娘就管不得她的事，蛮牛，我跟你说，凭翠妹子的相貌、能力，不嫁个乡干部的话，算你没得本事。

冉大成一顿脚，阻止她说：你个蠢婆娘，这些事理，也是当到翠妹子说得么？

黄玉花一惊收锤，想起冉明翠自作主张的个性，怕是说了，非但讨不到好，她反倒不赞成，也就闭嘴，拿眼睛去看冉明翠，是不是听到了。

说媒这个事，本是一方看中，托媒去说。只是，城乡差别在，多半是干部先看中才貌双全的山妹子，才会请媒婆去说。似冉家寨，看中了乡干部，打了主意，要把族中出色的女子嫁给他们，便有些不自量力。

力所不及那些事，不能暴露早了，要策划停当，才能进行，所以忌讳有人提及。

冉明翠茫然不知，烧旺了火塘，她有些手忙脚乱，往火炉芯添了几块粗柴。然后提起满满一壶水，吊在铁钩上，拍碎两块老姜，丢进水里，任火焰去慢慢煎熬。

这时候，冉明翠解开辫子盘盘儿，甩到胸前。苗家妹子空闲了就绣花。她拿起随身携带的竹绷子，边绣花，边等着水开，好往里面下包谷面，熬面糊羹儿喝。

包谷是山民的主食。

冉明翠在白府绸绷布上，画了一个鸳鸯戏水图案，再拆开七八寸径大的竹绷子，把绸布摊在内圈，用外圈牢牢箍紧。绣花最讲究搭配丝线儿。绣鸳鸯戏水图，黄色必须用金黄线，红色也得桃红线，绿色要选翠绿线。冉明翠仔细配好丝线，选了褐色线扎边子，使图形更具有立体感。绣花用苦竹绷子做工具。苦竹坚韧。把一根苦竹先剖成四片，拗成里外紧箍的两个竹圈，拿细火烤得固定了，再用飞薄的篾青缠好。冉明翠已满十八，自己都晓得及早绣出花布件儿，好送给心上人。她手脚又极快，绣的那对鸳鸯，飞快勾好花边，那两个交颈的鸟脑壳，现出紧紧凑拢的雏形。

这个图形，么叔冉大成看得苦眉苦眼的，么娘黄玉花却看得眉开眼笑了。

黄玉花连拨了线锤几下，取下嘴巴咬紧的毛线头儿，续着羊毛问她：翠妹子，绣肚兜兜么，好多情的一对鸳鸯哟！

冉明翠的脸儿蓦地飞红，双手往背后一缩，娇滴滴地喊了声：么娘！

黄玉花忙说：好好，我不说么，不是县乡干部，你翠妹子也看不上眼，我说个啥子呢。

她转个背，拿起几窝青菜，进灶屋去收拾。

黄玉花猜错了，冉明翠瞄着她的背影，轻轻地自语：那些绣花枕头么，姑娘拿哪只眼睛，看得起一个？

冉明翠自幼聪明伶俐，都怪黄荆村离县城太远，去考大学，遇到半坡公路塌方，走拢县城时，已经考过两科，上了个榜尾巴，误考回来，冉大成说她乖巧，要是她当了村文书，能说会写的，很得乡村干部的喜欢。

冉蛮牛就为冉明翠的骄傲发愁：她连乡干部都看不起，这个山妹儿么，只有嫁给山神了。他拿火钳拈起一块桴炭，点着了毛烟，猛吸一大口，又长长地呼出去，仿佛要吐尽戾气。

大雪封山，不要说议婚相亲，麻雀都飞不上黄荆盖来，山民除了上火铺猛烤一阵，断无任何事情骚扰。

事情都是在想不到的时候发生的。

因此,使人措手不及,找不到对付办法,造成了恶劣后果,甚至改变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的命运,经历者往往追悔莫及。

这时,咣当一声,堂屋抵得紧紧的厚木门遭撞得大开,雪风呼啸着刮进来,吹得火塘灰烟腾腾,把人眼睛都迷朦胧了,紧接着,一个猎人随风而入,像堵山墙,耸立在他们跟前。

这人叫做荆疏远。

严格说,荆疏远不是猎人,是个草药先生,山民喊他荆草药。草药跟中药治病有区别。草药先生就凭本山出那几十味药,分门别类抓跟山民吃,医治或者减轻他们的一切病痛。

荆草药惯于背着背篋,提起药锄,手上还抓把药草草。

背时闯了鬼么!冉明翠心想,逆着光看了过去,是荆草药,头缠盘盘帕儿,扛着一大坨黑糊糊的东西,不晓得是么个家什儿。冉明翠做张做势的,叫声:呃哟,荆表哥,吓我一大跳!

她丢了饭碗,张牙舞爪地扑过去,要帮荆疏远接住那物。他们表兄妹平时亲密无间的。冉大成重重咳了一声。冉明翠扭过脑壳看到他恨恨地盯着荆疏远,连忙收住脚,忸怩着,双手捻扭自己那对粗黑的大辫子,拿水汪汪的眼睛朝荆疏远一瞟一瞟。

冉大成反对冉明翠亲近荆疏远。

山妹儿不顾男人婚否,看得中意了,就会扭倒他们费,难免逗得男人们移情别恋。

荆疏远进屋站定,盘盘帕边边的冰碴开始融化,顺着络腮胡往下流,像是在流眼泪。

他说:吓到了你么,莫多问,把我的魂魄都吓脱了。

荆疏远一出声,惊呆的冉大成才回过神,结结巴巴地发问:荆草药,你娃,背了个屎卵,么的,莫非,半夜三更,还去撵山,打么个野物嗦?

荆疏远生冷回答:野物?格老子,冉蛮牛你看清楚了,这是野物嗦?

那物长梭梭圆臃臃的不大像一条打死的野羊或者毛狗。

说着,荆疏远一耸,倾斜了肩膀,背上那坨家什儿梭下去,再反手一拦,横抱胸前,哽咽着说:你看清楚,这是个人嘞,是乡上的马文书!

么个,你说么个?冉大成和冉明翠齐声发问。

冉大成不信,马知勇会大雪天进山,来做工作事情。冉明翠心下忐忑,虽有

长辈提过,把她介绍给马知勇,那八字还没得一撇,马知勇恁性急了,要痴情冒雪进山,弄得自己半死不活的?两人不敢犹豫,一齐凑拢去辨认:确真是马文书呢!荆疏远怀里这人,一张清秀的脸庞冻得煞白,眉梢还凝着冰碴,手足僵硬,嘴巴闭得紧紧的,只从鼻孔里朝外面呼气。

两人齐问:么回事了?

荆疏远不回答,示意两人跟着,径直把马知勇抱上楼,放在冉明翠床上,扯过铺盖搭好,转身跟他们吼:么个?还问个鸡巴卵,翠妹子,赶紧倒一碗姜糖水来,撬开马文书的嘴巴,硬灌进去!

他晓得,冬日烧火铺,都熬得有姜汤,给冻僵的人灌几口,就无生命大碍。

 2

翠妹子

冉明翠不敢多问，急忙下楼倒水。

荆疏远掖好马知勇的铺盖，捉了他手摸脉，过后，跟冉大成汇报了事情的经过。

原来，吃过晌午，我妈发作脑壳痛，要找冬天麻配药。我跟婆娘黄玉容说，野坡上天麻的药效好，想冒雪出门挖。她道理比我还多，硬说脑壳痛嘛，烤一阵火就好完整了，哪里用得着冬天麻，硬要用天麻配药，盖上哪家哪户没得几根，找来炖几锅都没得问题。坚决不准我出寨门。老子心想：刨不刨得到天麻不是主要的，关键看敢不敢冒雪去刨，哪年的寒冬大雪天没有出过门，二十四孝里还有个王祥卧冰取鲤鱼孝敬老母亲，我就不能为老母亲踏雪采药嗦？我直截了当跟婆娘说。她也晓得老子德性犟，只好让了步，说你不怕风雪采药也要得，只准在荆家寨周围坡坡上刨，莫要去爬岩坎攀崖壁。老子晓得婆娘担心我，心中不以为然，口头答应了她。冒雪出了山寨。在大楠桷坡上刨来刨去，药材没有刨到几根，老子倒发现了马文书！这些地方，跑熟了的，大楠桷坡脚，应该平平展展的，么个冒起很大一坨呢？老子就猜测有个野物埋在雪窝，正好刨回去剥了过年！老子三刨两爪的，刨开积雪，看看究竟是个么子东西，刨倒刨倒，刨出来一截裤脚，再刨又是一角蓑衣，就晓得不对头了，仔细一看更遭吓得顿脚：是人嘛！再看这人穿着打扮不像山民，连忙翻过身体细看：他浑身上下用棕绳绑得邦邦紧，棉中山装荷包插着钢笔，背一个新崭崭的黄布挎包。把他脸上积雪一抹，头发起绺绺儿，露出的脸咋白，额头流血，都冷凝成了黑块块！再仔细辨认：这不就是乡上马文书？亏得严寒天，血流出来，就凝固了，还没有渗得过

多,恐怕有救。老子用力把他从积雪中扯出来,双手按住胸膛,凑过脑壳,要嘴对嘴的,做人工呼吸。老子把嘴一凑拢,听到他还呼呼出气,有气儿就好办了,总不至于立马呜呼哀哉。老子再不吭声,拿攀岩爬坡用的棕绳,往马文书屁股底下一兜,再往腋下一穿,反背肩上,跟打整套到的野猪一样,拖了回寨。乡上干部都要送到村长屋头。老子也把马文书,拖拢了冉家寨,送到你冉支书屋里。

冉大成是个没得主意的人,看到乡上的文书冻得硬邦邦的,生怕马知勇牺牲,负不起责任;又听荆疏远说得很厉害,吓慌了,几步蹿到楼梯口,沙起喉咙喊婆娘:黄玉花,黄玉花,你格老子,快点上来噻!

黄玉花站在灶屋,慢条斯理地在洗红苕,听到喊声上楼,过堂屋时,把生红苕丢进了火塘里,搵在滚烫的灰烬中,顺手箆箕里捞了一把葵花籽。

生葵花籽补血生津,嚼着甜香,为山民妇女喜好。

那黄玉花斜梳坠马髻,手头捏着一把生葵花籽,登上了楼梯,边嗑边说:慌啥子?慌啥子嘛!吼得惊乍乍的,又不是要死人。

说话间,她进了冉明翠的闺楼,对直走拢床边,伸手就去摸马知勇的额头。不防被荆疏远啪地一巴掌打开。他手下得重,打得黄玉花噓噓的呼痛,立起眉毛,就要破口大骂,只是见冉大成神色凝重,才闭嘴不言。

外人在场,支书婆娘行事,要先看支书的脸色。

荆疏远嫌黄玉花毛手毛脚的,吩咐冉大成,喊冉明翠来经佑马知勇:先舀碗浓浓的姜糖水,给他灌下去,再亲手用雪擦他全身,擦成红亮红亮的颜色为止;如其不醒,再脱光衣裤,抱紧马知勇,用处女子裸身体温暖,务必要暖得他苏醒。

黄玉花抿了嘴巴,立即下楼舀雪。

冉大成一听,脸庞涨得通红,表示坚决反对:妹儿家,么个好意思,跟光屁股男人擦身体?

荆疏远直通通抵回去:么妹儿么婆娘的,你婆娘不是妹儿了,是长醒的妇人家,喊她跟马文书擦雪、光屁股抱到他睡。

冉大成当然不肯,举着颈子质问:莫非男人擦雪要不得?

荆疏远不容他分辩:那当然要不得,男人属阳女人属阴,你看哪个冻得要死的人敢拿火烤,只有女儿家拿光身子慢慢去焐,或者用生雪来擦。

冉大成拍了桌子,怒说:翠妹子还是黄花妹儿处女子,你硬喊她给光屁股马文书擦么卵的身体,还要她脱光了抱到他睡,二回莫法嫁得出去!

荆疏远反拍桌子打巴掌,怒气冲冲的,跟他对吵:是妹儿的名声重要,还是人命要紧?还有呃,听说翠妹子是你冉家屋许给马文书的未婚婆娘,二回难免

跟他脱光了睡瞌睡办事，提前抱一阵子、擦几把雪，算得了么个。

说完，他不管不顾，丢下马知勇，噤噤噤下楼，赶回去尽孝，给他老母亲熬补药。

冉大成急得顿脚，惶急下，对事态做了一个猜测，这龟儿子荆草药，莫不是安起心害人，整老子的牙乌嚼？但是，他没得办法，只好照荆疏远说的做，喊黄玉花上楼，要她立马说服冉明翠。

黄玉花听他一说，差点把手头端的那盆雪吓脱了，只是惯于服从冉大成，咬起牙巴做了答应。

楼下，冉明翠端起煨罐，倒出一碗滚烫的姜水，往碗里放下二两恁大的一坨红糖，用调羹碾散，搅拌溶化均匀。她舀起一尝，不很烫舌头，再端上楼屋。

当着冉大成，黄玉花也不好意思直说，自己急忙上前，把马知勇扯起，偎靠在怀里。冉大成用筷子撬开马知勇的嘴巴。冉明翠舀起一调羹姜糖水就喂。马知勇不晓得吞咽，尝不出味道，姜糖水对直灌下喉咙。

喝得下糖水就不是死人了。

冉明翠一调羹一调羹地喂马知勇，很下细，也显得很怜悯。黄玉花和冉大成冷眼旁观，她倒像在照顾自己的男人。喂完姜糖水，冉大成借口要找荆疏远问下步治疗方子，自顾下楼，避开冉明翠可能针对他的任何提问。

马知勇还是不醒，冉明翠放下碗，不晓得该再做什么，抬头盯牢黄玉花，拿眼睛去问她。

黄玉花教她：要马知勇活蹦乱跳，今后不留残疾，须得先拿生雪挨一挨二地把他身体擦红；再脱光了把他抱紧，煨得暖烘烘的，等他苏醒，这是荆草药开的救人土方儿。

她说得很轻松。

裸煨？

冉明翠起先以为，多拿几床铺盖把马知勇裹热和就行，听黄玉花说要用雪擦马知勇的光身子就犹豫，甚至于还要自己脱光了跟马知勇抱起睡，那更要不得哟！

于是，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：么娘，好羞死个人的哟，我不干的格。

黄玉花还想压服，说：不干不得行！

冉明翠就犟：我偏不干。

黄玉花只好相劝：翠妹子，搭救人命的事么，苗家人连个人性命都不顾及，怕么的害羞？

冉明翠反问：你不怕羞，你么的不救？

黄玉花邪邪地一笑：翠妹子，要不是荆草药说起，必须用处女子身体去暖和僵人，像马文书恁格清秀的男子，要我抱就去抱，有么的了不起。

苗女子做事确真没得忸怩。

冉明翠哪里肯信，荆疏远那个人，平时就有些骚搞，出鬼点子整人取乐。她又问：确真是荆表哥出的点子？

黄玉花不耐烦：我哄你个么。

确真是草药医生荆疏远出的主意？冉明翠渐渐心动，她晓得荆疏远很有些救人的怪招儿，也断乎不会平白无故地伤害别人，这应该是救人必须做的绝招。

可是冉明翠平时并不知晓。

当然，治病得有几手绝招儿，既然绝，既是鲜为人知，不到关键时刻，也不能轻易示人，怎么会让冉明翠晓得。

可她还是怕出丑：么娘，要是，要是。

黄玉花追问：要是么个？

冉明翠怪不好意思：要是，假如把马文书抱起，抱起的，他忽然醒了，要骚搞，我哪个办？

她越说，声音越小，最后细微得几不可闻，一张俏脸红得像涂了厚厚的胭脂水粉。

黄玉花奇怪地看着冉明翠，见她丰胸宽臀、眉开眼亮的，觉察到这妹儿成熟了，一下子，明白了她的意思：翠妹子，妹儿大了，总得要嫁人，马文书好歹是个乡干部，他自会知恩报恩，未必你救了他还会闹出么个丑事，即使有事，也不会不负责任的；再说，马文书现在这个活死人的样儿，他再骚，有那个心怕也没得那个力气，你还怕么的！

这话暗示冉明翠，要是真的男女交欢，不就等于有事实么，还愁马知勇不娶人。

她甚至可以制造事实。

冉明翠本是个大胆野性的妹儿，面对这个要死不活的男人，却无端生出好些怕惧，即使有心救他，也得跟黄玉花当面讨一个说法：么娘呢，你跟么叔把个大男人抬到我床铺上，本来就说不清楚，要我用雪擦他光屁股，还要脱光了跟他睡一堆，也太过分了。

她很想说我又不得进山做么。

黄玉花听话音不对，只得把话尽往好处说，又劝：翠妹子，马文书进山，躲不

过一个目的，你翠妹子山村一枝花，有人一说，他就心头发痒了，大雪封山还来看望你，遭了魔，你不出手救他，哪个适合救他？

冉明翠一听，这分明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：么娘，就是有人介绍我跟他要朋友，没得么个出格事情，这一下，既要给他擦光屁股，又要脱光身陪他睡觉，还不遭人说我不要脸的呀。

黄玉花却说：你是为了救男人呀，又不是勾引男人。

冉明翠只好挑明：你么娘晓得我是救人，满村满盖哪个人还晓得这回事，还不都说我是下贱。

对这顾虑，黄玉花找不出理由解释，两人轻一句重一句的，兀自争论不休。事情在瞬间起了变化，马知勇突然剧烈抽搐。黄玉花一摸他额头，冰得死人般，顾不得再论说道理，三刨两爪，扯光马知勇的衣物，吼冉明翠：背时鬼妹子，你硬是死人呀，还不拿雪来擦！

这下，也把冉明翠吓得手忙脚乱的，抓起一把雪团，就从马知勇心口处开始，一把一把往下抹揉，只是抹到要紧处，不好意思，使劲别开脑壳。

给僵人擦雪须一次性擦遍全身。

擦完几盆雪，水浸湿了被褥，黄玉花赶忙换上一套，把湿被褥拿到楼下，再换一床新的。

3

背时主意

冉大成人躲开了，心头像有只耗子在蹿，慌得不得了，勉强定心想想，都想不明白马知勇为何突如其来。以他多年的工作经验，先还想到马知勇有紧急事务要办，可是农业生产会好紧急？除了去年搞土地承包，政府就没有恁格紧急要求过。要是说他为了翠妹子而来，断无如此道理，婆娘再要得紧，也不比生命重要，更不会冒生命危险来找。左不是右也不是的，得找几个人来商量商量，把事情搞明白，免得临时措手不及。

冉家屋有权有势有脑壳的，不外乎上辈的冉大成和冉大秀，晚辈的冉国海、冉国顺，住处也都不远，一喊就拢。

他亲侄儿冉国海就住隔壁。

冉国海是村长，秉性阴毒，有一副三角脸，短粗的眉毛下，长着一双似醒非醒的眼睛，经常在寨角坡头逡来逡去，活像一头觅食的毛狗。山民都喊他冉毛狗。毛狗即山狐狸，一条狐狸九条命，都是拿狐疑狡诈刁猾换的，天生如此。

冉大成拐进吊脚楼，眼睛初初不大适应光线，感觉暗得像钻入了生基洞里，比外头空旷处还潮湿，空气中漂浮着一股骚臭味道，跟沤熟的苕藤巴茅秆差不多。

他责备：毛狗，龟儿也不把火塘生起，恁不怕冷？

幺叔你坐，我忙哈儿，就出来跟你倒茶。

你还在赖铺，跟侄媳妇扭扯？

幺叔你笑话了，我整了个毛鸡，拈毛桩桩呃，慢等，慢等。

那，你搞伸抖了，到我屋开个村干部会。

要得。

冉毛狗确真在灶屋打整毛鸡，不晓得怎么遇了缘，出寨子就拣到别人套住的毛鸡，悄悄取了拿回来开膛剖肚，切成几大块，准备炖一锅干笋子吃。这种手头活路儿，须得收拾多半天时间，炖起了，就不用照应，所以先要忙得不可开交。

冉大成又去喊来了冉大秀和冉国顺。

村妇女主任冉大秀先拢，她人到中年，穿戴得讲究，长得胖嘟嘟的。冉大秀是冉大成的堂姐、冉毛狗的孃孃，男人在县林业局，搞得到林木砍伐证，因此在山民中很有些威望，公认她有钱有势，称为冉富婆。

冉富婆听冉大成说了事情经过，就责怪他，说不顾惜自己屋里妹儿，任随荆草药调动。

还不敢说不救乡上干部。

话未说完，冉国顺推门进来了，连声问毛鸡有好肥，够不够村干部打牙祭？这人精瘦高长像根干笋壳。冉富婆立刻嘲笑他，说别人做梦接媳妇，你干笋壳做梦打牙祭，任随吃饱灌足，还瘦得跟干猴儿没得两样。冉笋壳委屈地说，是毛狗村长哄我吃毛鸡炖笋汤，么个怪我好吃？冉富婆追问：毛狗也来了，梭到哪个屋角，还不快点跟老娘滚出来！

冉毛狗笑扯扯的，从楼梯下方钻出来，箕坐在火塘上方，说：么娘，不哄笋壳吃肉，他会来得恁快速，你老人家莫怪我。

冉富婆辩不赢她，恼怒地说：你个狗日的，哄娘哄老子喷，老娘不开会了。

说着，作势就要离开。

冉大成一步跨进来，听说她要走，忙问：么姐，你忙哪样，会还没有开吔。

冉富婆气鼓鼓地说：你就跟毛狗、笋壳两个，单独开，莫拿我配牌。

冉大成明白她是打白撒气，扭转脑壳问那两个晚辈：哪个得罪了么娘，还不跟我道歉，要等老子拿箴条掸嗦？

然后，不等哪个回答，拿起烟筒递跟冉富婆，做张做势的，又劝她：么姐呃，大人不见小人怪嘛，跟他们怄气划不来，倒气炸了各人的身体。

冉富婆借梯坎下坡，接过烟筒，又接了冉笋壳递的纸媒，扑地吹着了火，凑拢铜烟锅，点燃毛烟，吞云吐雾起来，顾不得跟冉毛狗掰道理。

寒冷的山区里，妇女抽烟，也可以祛寒。

冉大成去到上方坐了，一本正经地问：么姐，再抽两口，我们就开会？

冉富婆脑壳点得鸡啄米一般，冉大成这烟，农家肥用得，吸起来一股醇香，她不愿意多话，浪费了烟气。冉笋壳喜欢开会，特别喜欢把会开到晌午宵夜